

話說當年打日本（上）

張儒和

多少難忘的人與事

（本文另有圖片刊47頁及第4頁）

拙作「中央軍校的邊疆學生」一文，在「中外」一六五期刊出後，朋友見面問到我往後帶兵作戰的情形，要我寫抗戰回憶。去夏遊美，家人在沙加緬度會師，閒話家常，談起往事，大家都想聽我「打日本」的故事。陳芝蔴不知數了多少遍，說的聽的還是津津有味。

俗話說：「好漢不提當年勇。」又說：「敗將莫提當年勇。」我不敢自稱好漢，也不承認是敗將，回想當年一塊作戰的袍澤，共甘苦，同患難，尤其那些為國捐軀的弟兄們，英勇壯烈的事蹟，他們的姓名不見史冊，沒沒無聞，而我却倖存至今，怎不汗顏！

援魯戰後挺進敵後

我軍校畢業後，留校帶學生，直到二十六歲那年當了營長，才有機會上戰場，當時一條心打日本，一股勁殺敵人的豪興，真不是蓋的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，抗戰進入第五年，當時魯蘇戰區孤懸敵後，受日敵共匪夾擊陰謀分化，處境非常艱危。于學忠長官屢次請援，王仲廉和李仙洲將軍分別指揮的兩路挺進軍，向魯蘇敵後挺進

增援。九十二軍是李仙洲將軍指揮的一路，所轄部隊不少，有敵後的地方部隊，山東省的保安團隊，以及偽軍反正的吳化文、劉桂堂等部，番號有師有旅有團，有能打的，有不能打的，那種情勢，大本營很難明白，祇有總指揮部知道誰真打仗，誰游而不擊。九十二軍是正規部隊，抗戰中打過不少硬仗，在皖北整訓了一段時間，早就準備入魯，我聽說九十二軍要入魯，遠從成都跋涉了幾千里路，老遠投效，為的就是打日本。

援魯戰役前後有一年多，大小戰鬥不計其數，九十二軍在台老長官聶松溪將軍（國大代表），路可貞先生等多人，知道得比我清楚，我不過就親身經歷，回首往事而已！

我到九十二軍，發表第二十一師六十三團三營少校營長，到差時晉見吳冠軍團長，他雖是行伍出身，却有知人善任的長處，知道我僅在軍校教過戰術，沒有實戰經驗，很直爽的對我說：「打仗跟教戰術一樣，你能教好戰術就能打仗！」從此生死訂交，肝胆相照！

皖北平原上，渦河、北淝河、巴溝河、滄河等幾條河西向入淮，就是晉謝玄淝水之戰的地方

。我們要通过隨海路入魯，必須經過這一敵偽佔據的半淪陷區，當地還有游擊部隊。民國卅二年四月初，二十一師六十三團担任先遣部隊，渡過渦河向隴海路挺進，主力部隊正在渦河南岸伺機而動。先遣部隊是先鋒，也是吸引敵人的「鈞餌」，自然要打硬仗，不可有失「機先」！

率軍一營担任前衛

四月十日，我營担任「前衛」，繼續前進，營長是「前衛司令官」，在尖兵連之後，注意敵情，指揮隊伍，經由敵情報告，知道日軍步騎砲聯合部隊自商丘南下，兵力不詳。我們沒有空中偵察，騎兵搜索，祇靠派出去的便衣，敵後友軍的通報，再有就是自己的斥候尖兵了。敵情判斷可能發生遭遇戰，前衛是有仗打的。

渦河北邊卅餘里有座小山叫「龍山」，標高約卅公尺。大路經過山下，前面二千餘公尺是條旱溪，一座石橋名叫邵橋。部隊沿着大路兩側的壕溝搜索前進，約莫中午時分，尖兵連發現敵踪，我騎馬走在本隊的先頭，聽見報告，策馬來到尖兵連前頭，望遠鏡中見到龍山方面風沙大作

，鬼子騎兵已隱約可見，後面大隊人車不知多少。這是場「狀況不明的遭遇戰」，要訣在於「先制」。我教了幾天戰術，記得「戰鬥綱要」上有明示：「要先敵展開軍隊於有利態勢，並由戰鬥之初期，以支配戰勢。」當即下令尖兵連第九連向邵橋急進，第七連向右翼前進，第八連向左翼前進，把縱長的行軍隊形向東西方向展開，對敵接戰。

第九連迅速搶到旱溪南岸，季炎森連長站在邵橋上面，指揮全連散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敵人的砲彈已打過來了。龍山土嶺子上就是鬼子的觀測所，砲彈在前後左右落了許多，但並沒有阻住我們的接敵運動。接着三四十騎鬼子一字排開，蜂擁而來，還沒接近旱溪，就被季連長一聲哨子，輕重機槍齊放，打的人仰馬翻，落荒而逃。

火是接上了，初經戰陣的我，既驚恐，又焦急，心中七上八下的，對敵人不是畏懼，而是狀況不明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對自己的部隊，惟恐攻不上去，至於自己的安危根本沒有想到，這就是當時的心情。遠遠地看見第七連王耀卿連長帶着弟兄向右展開，第八連也上來一個排。連長孫鴻濤有點胖，帶着隊伍跑步很吃力。我叫了他一聲：「快向左翼攻擊！」這時候三個步兵連都和鬼子接上了火。戰鬥最激烈的第九連，佔着尖兵連先制之利，鬼子完全靠火力阻止其攻勢。邵橋方面槍聲緊密，此刻在邵橋上指揮的季連長正要前進，子彈打中了他的胸膛，我看着他倒下之前猶奮力高呼着向前衝。這位洒熱血的湖南漢子，是第一位犧牲的連長。

血肉相拼戰場淒冷

中尉排長張維鈞立刻代理連長職務，第九連的弟兄眼都紅了。左翼第七連方面殺聲震天，鬼子接近得好快，王耀卿連長當機立斷，領着弟兄們拚刺刀。我從望遠鏡中看着他們對拚的壯烈場面，弟兄們真不含糊，够得上慘烈，鬼子沒佔上便宜，就停頓下來。不久王連長派傳令報告：「肉搏戰中兩位排長陣亡，一位負傷，都已派人代理，陣勢穩定，請放心！」

左翼傳來消息，孫連長中彈陣亡，隊伍沒能攻上去，鬼子也不太積極，停下來做起工事來了，我把僅存的一排預備隊增加上去。中尉排長張振中接代連長，槍砲聲接續了一個多小時，電話還不通，真急人！第一線正面是一公里多寬，大家在路旁壕溝裏祇有用嘴喊，派傳令，指揮部隊全憑信心。這時候能叫出來排長班長的姓名，真發揮精神感召的力量。

衛士郭天與騎馬去團部報告戰況，冒着砲火奔回來了，團長吳冠軍接到報告很高興，並命令第一二營立即展開，不久電話接通了，團長在電話中命令我一定要撐住陣勢，掩護主力展開。仗已打了兩個多小時了，撐是沒有問題的，攻却攻不動，一時之間敵我雙方成了膠着狀態。敵人的砲不向第一線打了，延伸到後方，但是機關槍却不停的打，老兵們也不能不顧慮。在我附近的機關槍連長程劍青掛彩，機槍打中了機槍，他還算命大，輕傷不要緊，我叫他下去裹傷，職務由排長代理，火力不能間斷。

迫擊砲排的火力發生問題，兩門砲都出故障，命令季排長趕快排除，越急越不靈，砲彈打的差不多了，後面的部隊冒着砲火向左右展開。最先向我報到的第二營張正維連長（在台曾任台北團管區司令現任教職）接替第八連正面，動作最快，其餘的也陸續上來。槍聲一時又密集起來，吳團長的電話命令：「第三營改為預備隊，原地整頓。」天近黃昏時，鬼子施放毒氣掩護撤退。我們沒受影響，部隊集結，處理傷亡，各連報告：計連長四員中亡二傷一；排長十二員中亡三傷一；士兵陣亡一百一十四名；輕重傷一百多。夜幕漸垂，晚風習習，槍聲零落，戰場上格外淒清。

入晚率部進入高爐集宿營，第一二營在前面，他們戰果大，傷亡少，我們則戰果少，傷亡大，「前衛」就是這樣，要打硬仗，當前鋒，衛主力。

補充戰力再接再厲

打了半天的仗，不能沒有檢討，「作戰檢討會」在第二天下午就由團長主持召開，連長以上幹部都參加，分別報告作戰經過和得失。吳團長說：「打鐵要趁熱，檢討要及時，仗打完一懈怠就說不出實話來了。」老經驗的確不同，他真能把握官兵心理，實話實說：「第三營打的不錯，當前衛就要這樣，戰術上毫無錯誤，戰鬥也勇敢，傷亡大了些，尤其陣亡兩位連長太可惜，這都是好幹部，報請從優撫卹。講缺點：一、第三營有斬無獲；二、情報不靈活，沒有得到敵人的正

確番號(當時祇知道是日軍櫻井聯隊,但後來證明是第十七師團的一部);三、通信不好,開始接敵報告太慢,張營長派的傳令騎馬來送報告,還不失時機,傳令兵勇敢可嘉,通信排長架線太遲該罰……。」

作戰檢討會結束,副營長喬明遠負責寫「戰鬥詳報」,呈報上級。接着就開追悼會,陣亡的五位連排長都用棺殮,孫鴻濤連長是阜陽人,送回家鄉安葬。季炎森連長以下忠骸,都在渦河南岸下葬,建了一處公墓。善後完畢,開始補充,準備再出發,再作戰。軍官由代理的補實,明令發布。士兵由江漢師管區補充團補足,幾天之內,全營六百三十九名官兵又補足了,祇是素質不如從前。說實在的,當時很多新兵是拉來的,短期的訓練,還要防止逃亡,實力不能不打折扣。彈藥也按基數撥足,步槍兵每人子彈二百發,手榴彈四枚,加上工作器具和飯包,負擔真够沉重。機槍連和砲排彈藥多,騾馬減裝,改由彈藥兵用擔架抬負,行動才能輕便,以通過淪陷區複雜的地形。還有配屬的工兵班,帶着地雷和爆破器,通信班帶着絡車和話機,輸送班抬着給養,這樣的一個步兵營,就是當時相當標準的「戰術單位」。

營是步兵的主力,在團的指揮下遂行戰鬥,也可以在有限時間內獨立作戰,「攻、防、遭、追、退」戰術原則雖然有規範,但運用之妙,存乎一心也。我學的是步兵,當了步兵營長,不敢說得心應手,實在覺得團隊精神可貴,三個多月的嚴格訓練,又經過這一次戰鬥的考驗,建立了

互信、共信與自信的三信心,士氣升高到頂點。再度出發前,住院的輕傷官兵多半回隊。機槍連程連長傷勢不重,他藉機會回家去探望老母和妻子,人情之常,等於放他的春假。

鬧營事件心理因素

在這短暫整補期間,發生幾次「鬧營」的事,這是軍營中發生的一種騷動,一般人認為不祥。我在當時立即處理,終於化戾氣為祥和。「鬧營」事件發生在戰鬥後數日,三個步兵連分駐在幾所大宅院裏,一排一班的睡地舖,一個挨一個,頭對脚,脚對頭,交互的躺下,大家擠在一起,槍就放在身旁,真個是枕戈待旦。那期間,睡到半夜,無緣無故的就有人大聲驚叫,這一排叫起來,另一排立即響應,一呼百諾。有的士兵拿着槍跑出來集合,居然很整齊,經值夜的吹哨子,喊立正,才覺醒過來,查不出誰先發作,也說不出發現什麼,祇是一種無意識的「警覺反應」與「反射作用」。

各連當中,以第七連發生的最厲害,有一班衛兵把槍靠在牆上,回去睡覺去了,帶班的查崗,問他為什麼不交班就走了,他回說已交給某人接班,原來他所交代的那位戰友已在前天陣亡了,他在潛意識中習慣地認定已死的隣兵還活着。連上傳說鬧鬼,一晚上幾次起來喊「衝鋒」,喊「殺!」我想這是經過慘烈戰鬥後精神緊張的慣常現象,我自己也是如此,常在夢囈中叫喊:「八連快上來!」,「季炎森臥倒!」都被同住的副營長和指導員叫醒了,醒來再就睡不着,跑到

各連去巡視。有時也讓副營長和指導員分別到連上去處理鬧營的事。

有一晚,各連都鬧營。次日召集幹部講話,分析鬧營的情事,以個人所知道的一點心理學常識,說明「恐怖反應」「警覺反應」以及「反射作用」的道理。我從來不信鬼神,我拿學理作解釋,告訴弟兄們行為是動機的表现,是由於某種迫力而產生的,它也許是一般的活動,也許是反射的或本能的行為,戰鬥中容易產生心理緊張,異常的集體行為,只是一時失調的現象,大家不可疑神疑鬼,徒生滋擾。並規定幹部加強值班,晚夜點燈睡覺,一有動靜先把為「首」的推醒,不使其他的人跟着鬧。同時要求各連長,特別教導剛補充的新兵,應祛除「怕」的心理,操課訓練不要過度,不要太累,盡可能使士兵心身放鬆,如此過不了幾天就平靜下來了。以前有人說起「鬧營」,見魔見鬼,活神活現,我親身經過,親自處理,才深知「天下本無事,庸人自擾之!」從前軍中僅講「統御和領導」,對士兵心理精神和病態不太注重,現在軍事院校都講授「武裝部隊心理學」,實在有用。

整補兩週挺進黃橋

整補不到兩星期部隊又開始出發,夜行曉駐,每晚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,自四月廿二日到廿七日,由安徽的渦陽,河南的永城到江蘇的碭山,通過這三角地帶,終於碰上鬼子出來「掃蕩」的大部隊。敵人據守隴海路,打了兩天兩夜,沒能強行通過。在戰鬥中本營擔任過正面第一線營

，側翼的助攻部隊，轉進時的掩護部隊。鬼子是步戰砲協同，我們則以步兵為主，憑藉有利地形，堅固的城寨工事，溝渠縱橫的平原，標高不到二十公尺的芒碭山，也為敵我所力爭。

二十七日拂曉，我又担任前衛，在接近隴海路時，跟鬼子的裝甲列車遭遇，打不過去，大部隊向路南疏散，前隊改為後隊，在路邊直等到天明，奉到命令後撤，看着來去自如的鐵甲車慢慢的脫離。二十七日整天都在壕溝內分散隱伏，天很熱，人困馬乏，又要留心敵情，隨時準備與敵戰鬥。附近有地方團隊，都是友軍，他們的情報靈活，有敵情他們會見機而作，決不硬仗，能在敵偽匪之間活動也不容易。有一位劉德勝營長駐在附近，是永城縣保安團的一部，談起來是同鄉，很够朋友，供給不少情報。我們得到劉營的協助，才放心的休息，但警戒還是嚴密，不敢馬虎。疏散的部隊隨時都能進入陣地，尤其是附近的永（城）碭（山）公路，為敵人必經之路，兵力火力都部署在這方面。團長在黃橋後面的村莊，找我們三位營長商量，如何化整為零，在這區域裏等待機會。因為駐商丘的偽軍長張嵐峯的軍部已有通報：日軍在隴海路上部署重兵，連偽軍都動員來作戰。日軍派出有力部隊在鐵路以南搜索，「掃蕩」，有此情報，更不敢掉以輕心。

迎面擊敵衝鋒齊上

回到黃橋村外的營指揮所，天已傍晚。路上遇見兩位師部便衣情報人員，說永城方面大約有五六百鬼子正向這方向奔來，永碭公路以西沒有

敵人，得到這個情報，立即派人報告團長，並命各連趕快用飯，準備進入陣地。語音未落，前邊哨兵響起槍聲，鬼子騎兵已接近前哨，後面的步兵還保持行軍隊形，似乎沒有發現我們，聽到槍聲才開始搜索，天色已近昏暗，不容易看清隊影，何況我們隱蔽在壕溝之內。由下向上看，平原上「鬼」影幢幢，都暴露在我們前面，正是機槍的好目標。三個連差不多一線排列，都已進入陣地，直覺的判斷不錯，下令一齊射擊，像一陣疾風驟雨，三十幾挺輕重機槍，打的比過年的鞭炮還熱鬧，弟兄們好不容易有了機會，發洩一肚子的悶氣，喊停也停不住了。稍一歇氣，對面傳來鬼子的指揮口令聲音，打的正好，接着有榴榴彈打過來了，鬼子的擲彈筒射程三百多公尺。榴榴彈都落在壕溝後面空地上，壕溝裏面一發也沒中，判斷這些鬼子在二百公尺以內，步槍也够得上。機槍聲間斷一會，步槍也打了不少，可惜目標少了，這般鬼子不是被機槍掃射倒下，就自動爬下找位置隱蔽，持續不到半點鐘，昏暗的原野上，幾乎已找不到敵踪。可是敵人指揮官的口令聲却越來越近，似乎正想摸過來的樣子。

送上門來的禮，那能不收。衝出去吧！讓弟兄們大大的發洩一下，號兵就在跟前，我剛說一聲步兵連出擊，號目李心忠就「的打打的打打的……」吹起衝鋒號來了，這一聲號令不放鬆，四個連的號兵都接上了，連機槍連的號兵都湊熱鬧。晚風淒淒，號聲分外激昂。弟兄們衝出壕溝，端起刺刀，連長們帶着喊「殺」，一鼓作氣往前衝，把鬼子給鎮懾住了，簡直摸不清有多少神兵

，從何而降。鬼子一看苗頭不對，拔腿就往後跑，從來沒見過這樣狼狽的「皇軍」。

一剎時，半天空亮起一顆照明彈，是敵人的信號，命令散兵集合，也指示方向。這可好了，弟兄們趁着亮，窮追猛打，等我帶着預備隊上來，地上已踏着不少死尸，有些受傷的鬼子兵跑不動，第九連的排長劉冠杰大喊「捉活的！」一個鬼子軍曹和他纏上了。這位山東大漢臂上被刺一刀，劉排長也還了他一槍托，旁邊的弟兄跟着補上一刺刀，可惜！活的沒捉到，傷的嫌累贅，干脆成全「大和魂」吧！摘下符號作證明，搜些東西作戰利品，等我聽到聲音趕到，已處理完畢。

其他各連弟兄們也都一樣，大撿「洋撈」，這時候說什麼都白說，不撿白不撿！老總們就是這種心理，讓他們抬槍彈，三八式槍太長，自己的還帶不動，要它何用？子彈不合口徑，也不要，要的是死鬼子們口袋裏的，身上的「洋撈」。

夜暗之中危險時刻

我用口令叫各連連長的名字，副營長喬明遠也在很遠的地方叫我的名字，連長叫自己排長的名字，大家叫着，在夜暗中找自己的弟兄，恢復掌握。夜間作戰，這當口最危險，也最怕散了羣，給敵人以反撲的機會。平時夜間教育時就特別演練「恢復掌握」，真的用上了，幸好鬼子已被嚇住，沒有進一步的行動。

大地復歸沉寂，我們趕緊集合部隊，脫離戰場，如果待到天亮麻煩必多。夜半駐進黃橋村，指導員找了些吃的東西來充饑，邊吃邊看地圖，

指導員已找到一個嚮導，可以帶路。各連先後報告，部隊大都到齊，祇有機槍連程連長帶了兩排人沒到，原來走錯了方向，兩天以後回來，人一個也沒少。配屬出去的兩個排，跟各連在一起，一個不少。副營長帶着營部的人也到了，還帶回幾枝馬槍和戰刀，算是有了函獲，不怕再說我們「有斬無獲」了。

召集連長們下達命令出發，天亮前一定要通過永碭公路，向路西與團長會合。說走就走，這時候不能再吹號喊口令了，在夜暗中將部隊整理好，派出斥候，由嚮導帶着搜索前進。友軍的部隊不知那裏去了，可能也都脫離了這一是非之地。

殲敵二百我無損傷

天將破曉，永碭公路在望，命副營長率隊跑步通過，我自己留在後面壓隊。疾行十數公里，到達目的地劉寨。部隊在寨外分散休息，等我到達，老遠望見劉德勝營長，風塵僕僕的迎了上來，大聲嚷着：「昨晚的仗打得好，鬼子吃了大虧，我還檢了幾十枝槍，今天要留神，鬼子不會罷休的！」我也誇了他幾句，感謝他的協助，人情也送了，從此當地的地方部隊稱頌中央軍能打仗。在劉寨見到團長吳上校，昨夜他聽到槍聲緊密，一直耽心，現在見我回來，又驚又喜，叫人弄了些酒菜，要我和劉營長一同乾幾杯。同時囑咐我要加強警戒，在此休息，準備夜間行動。這一天當中情報不少，劉營長的便衣報告，鬼子白天果然又來了，大肆搜索，黃橋早已人去屋空，鬼也沒有找到一個，死鬼子倒拉走二十幾車。團長

估計一下，以每車十個計，也有二百多，就報斃敵二百餘吧！後來根據偽軍方面的情報查證，一點也不錯。可是我們全無傷亡，沒有損失，不能不說是一個便宜仗。總部的戰報，則明白的刊布：「黃橋伏擊戰，六十三團第三營殲敵二百餘，我無損傷。」

碭山附近游而擊之

黃橋打了一仗，鬼子要來報復，連日出來「掃蕩」，一來阻礙國軍過路，二來顯示「皇軍軍威」，其實是色厲內荏。一個星期下來，竟沒有遭遇過，有地方團體的情報，也有偽軍方面的情報，都很正確，真是敵來我去，推磨打轉，打起游擊戰來。我在魯幹班教過游擊戰術，這時候可用了，抗戰四年我這才第一次打游擊。四月卅日到達永城太平集附近，友軍李支隊長、黃營長和太平集的偽區長任某，三位都是講義氣的好漢，請我一起吃飯喝酒，談起黃橋殲敵事，都說是從未見過這樣好的仗，殺的痛快。他們自稱實力都很差，不得不忍着，將來國軍反攻，打鬼子決不後人。酒酣耳熱，誓言不做漢奸，不當「八路」，臨別送給他們一些子彈。

晚上繼續行動，東行會到距我家僅二十里的蕭縣海清房。五月四日，在劉邦起義的芒碭山附近，部隊奉命集中。下午五點多，在碭山以南高樓，團長下達夜間行軍命令：第一營担任前衛，經碭山車站西邊汪屯越隴海路。本營担任全軍的後衛，最後通過鐵路，如果順利，當然可以跟着大部隊過去，要是被發現，或者截住，那就得打

過去。既是命令沒有話說，等大部隊過完，即刻部署，後衛後兵照派，掩護部隊由第七連中尉排長吳國榮率兵一排担任，在隴海路南側埋伏，不准打槍，部隊全部過完再候令行動，不得提早行動。吳排長很勇敢，答應一聲就帶着一排人出發了。

天色很暗，大家啣枚疾走，又興奮又緊張，翻過鐵路就到山東了，汪屯有偽軍小據點，附近平交道口設有柵欄門，鐵路兩旁各有碉堡和深壕。上次我担任前衛曾用土工具破壞外壕，這次却意想不到的容易。第一營由嚮導帶着，一到鐵路邊，偽軍就打開柵欄門放行，毫不阻攔，部隊跑步通過。我到達柵欄門口時，總部的連絡人員前來招呼，等全營通過，我那「老火車頭」正指在五點上，天將破曉，遠處有火車的聲音，鐵路兩頭已按下了爆破器和地雷，如果鬼子的裝甲車不信邪，管教它四脚朝天。偽軍弟兄催我們快通過，還沒來得及收容掩護部隊，柵欄門已被打倒，碉堡裏的偽軍朝天放了幾槍，虛應故事。接着響起了轟隆隆的爆破聲，鬼子裝甲車上級機槍大作，探照燈的光芒四射，不得不走了。

民國卅二年五月五日五時，跨過了隴海鐵路，越過鬼子的封鎖線，進入魯蘇戰區地境。敵偽匪盤據四年的家鄉，經過黃沙遍野的黃河故道，先到的六十二團已有人來接應。我派在路南担任掩護任務的吳國榮排長，還在等候命令，誰知他竟能在三天後全排歸來，還帶來了各單位落伍的弟兄。營部的醫官張式之和看護士一同回來，對於以後的作戰幫助不少。吳排長不久就升任連長，並受到軍部的獎勵，傳為佳話。

敵人學乖夜偷襲

部隊到了敵後，積極建立游擊根據地，雖然天天都有敵情，部隊還是一面備戰，一面訓練。國樓爲江蘇錫山與山東單縣交界的一個大村寨，團部與第一營駐在裏面，第二營跟着師部向北推進，第三營在國樓東南面的劉安樓，我將七、九兩連分駐在附近村莊，在外圍構築工事。劉安樓是個小寨子，寨外有壕，魯西的地形平坦，到處有壕溝。我們到後，加緊構工，喬副營長作好陣地部署，畫了草圖，就按他的計劃部署，部隊士氣高昂，每天黎明即起，朝會升旗，附近民衆都說中央軍的確不同，他們已三年多沒見升旗了！

五月十三日傳敵在錫山集結兵力，命加強戒備，好在工事已完成，並已演習了二次，有了敵情不敢大意，加派游擊小組穿便衣出去活動。當天晚上李仙洲總司令召集營長以上談話，我帶一衛士騎馬前去，談完話回營，月色甚明，與第一營劉營長並轡談着，劉營長對敵後作戰不甚樂觀，加上家室的顧慮，有點消沉。我是初出茅廬，不大在乎，在總司令面前談發展敵後游擊的抱負，對劉營長的消沉不以爲然，勸他振作起來。行至中途分手，他回國樓，我往劉安樓。喬副營長帶了幾個槍兵在路上迎我，怕發生意外。回到營部，史指導員又備了宵夜，三個人吃着談着，計劃將來發展敵後工作及游擊作戰，非常興奮，天快明了才入睡。

十四日剛要集合朝會，友軍李連長通報東面有敵情。游擊小組也有人跑回來報告，鬼子拂

曉就發起攻擊。游擊小組祇能射擊報警，幾個人抵不住敵火已後撤至陣地前。鬼子這次好精，利用夜間秘密接近，連友軍派出去的情報人員都被欺騙。不能遲疑，我一面命令部隊立即進入陣地，一面電話向團長報告，話機還沒放下，第九連方面已槍聲大作，第八連，還沒上去，連長張振中已中彈掛彩，副營長急着跑上去，督促該連快就射擊位置，就在他走近張連長旁邊不遠，鬼子的機砲像雨點一樣打過來，喬副營長高叫臥倒，不幸得很，就在此刻一顆子彈擊中了他，壯烈成仁！真是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淚滿襟。」令我無限痛悼！

我把寨內指揮所交給機槍連程連長負責，便帶着指導員史文訓及營部幾員傳令，想衝到喬副營長陣亡的位置。此際第七連還在後面，新任命的吳國榮連長領着弟兄上來，天很陰沉，北方的春天正是需要雨的時候，青青的麥田，掩不住鬼子的踪影，拂曉進攻的先頭，順着被突破的第八連，已經冒出頭來了，不用望遠鏡也看得清楚，端着刺刀衝來的，似乎是搜索部隊，史文訓眼快手快，拿起槍就打。傳令兵們也端起槍，站着射擊。我不假思索，拎起快慢機（德造手槍二十發一盒）一梭子打出去，看着鬼子們一個個倒下。跟着吳連長衝上來的第七連弟兄們，堵住了缺口，第八連也穩住了陣勢，砲彈紛紛落下，鬼子像是全面進攻。回到寨靠的指揮所，用望遠鏡觀測，東南方出現膏藥旗，前進的鬼子不少。再向團長報告時，國樓方面也發生戰況，第一營接觸上了。

彰 化 商 業 銀 行

七十多年悠久歷史 堅實經營
一百多處分支機構 服務全省
八百多家通匯銀行 遍佈全球

營 業 項 目

存 款 · 放 款 · 匯 兌 · 外 匯 · 倉 庫 · 代 理

總 行：臺 中 市 自 由 路 二 段 38 號
臺 北 辦 公 室：臺 北 市 中 山 北 路 二 段 57 號

電 話 臺 中 222001—10
230001—10
臺 北 5362951

歡 迎 惠 顧
光 臨 指 教

顧 客 至 上
服 務 第 一